

英國信託法律適用法則

許兆慶*

目 次

壹、前言	(二)法則說明
貳、判例法原則	參、信託公約之適用與信託承認法 原則
一、信託的有效性（實體效力）	一、公約簽署、生效與信託承認 法之制定
遺囑信託	二、法則說明
1、動產遺囑信託	(一)跨國信託之法律適用法則
2、不動產遺囑信託	(二)釋義
3、遺囑信託之解釋	1、概述
(二)生前意定信託	2、先決問題
1、判例原則	3、準據法
2、法則說明	4、準據法之適用範圍
3、案例選析	
二、信託的管理	肆、結語
(一)判例原則	

中文關鍵詞：英國、信託、跨國信託、法律適用、海牙信託公約、信
託承認法、海牙國際私法會議、準據法、當事人意思自
主、最密切牽連

Key Words : UK, Trusts, Transnational Trusts, Choice of Law, Hague
Trusts Convention, Trusts Recognition Act, Hague
Conference 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Applicable Law,

* 台灣嘉義地方法院法官；國立中正大學法學博士。作者感謝匿名審稿委員提供寶貴意見。

投稿日期：95年8月21日，審查通過日期：95年10月8日。

Party Autonomy, The Closest Connection Relationship

中文摘要

英國已於 1986 年 1 月 10 日簽署海牙信託公約，嗣於 1989 年 11 月 17 日批准海牙信託公約，成為海牙信託公約 1992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之最初締約國；內國法制部分，英國國會亦於 1987 年制定信託承認法，將海牙信託公約相關條文內容引致成為英國內國法律，亦即將海牙信託公約國內法化。惟在英國簽署海牙信託公約及信託承認法生效前，英國司法實務運作上，早已存在若干與涉外信託法律適用相關之判例法則，這些判例法原則，與海牙信託公約或信託承認法不相抵觸部分，在英國法制上仍具有法律效力。可確認者，無論傳統判例法或海牙信託公約之規範，尊重委託人創設信託之正當合法意願，均為法律適用之最高指導原則，此一點實足堪我國往後制定、適用、解釋法律之重要依循標準。本文分別論述英國簽署海牙信託公約並制定信託承認法前之跨國信託法律適用判例法則以及英國簽署海牙信託公約並制定信託承認法後之跨國信託法制。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inter alia*,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English trusts law and conflict of laws as well as their application. It purports to introduce the law applicable to transnational trusts in the United Kingdom before and after its joining the Hague Trusts Convention (“The Convention”). UK is one of the first three Member States of The Convention. Notably; its Parliament has

implemented The Convention by the Recognition of Trusts Act 1987, soon after UK's signing The Convention in 1986. Yet, trusts institution has been flourishing in British history for several centuries. Trusts principles *per se* have been as stable as other law-patterns, such as contract, tort, marriage, or property etc., within English legal system. Therefore, traditional trusts law principles, not inconsistent with The Convention, derived from both Equity Chamber and Common Law Court, remain applicable to modern trusts disputes.

In terms of the law applicable to trusts, no matter traditional or modern, domestic or international, testamentary or *inter vivos*, there is a crystal clear principle that the fulfillment of the Settlor's justified intention, which is manifestly the common core substantive value of trusts law, is the most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with regard to dispute resolution. It is along this line of thought that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urges the courts or other related authorities to make reference to this substantive value when dealing with a transnational trusts dispute.

壹、前言

英國¹堪稱是信託法制發展歷史最悠久也最成熟的國家，關於

¹ 由於蘇格蘭法律體制部分源自歐洲大陸民法體系，部分源自普通法，而屬於所謂混合法系（mixed system; hybrid system），其中蘇格蘭財產法，體例上更可謂是全然的民法體制。此外，蘇格蘭信託法與英格蘭信託法亦截然不同，蘇格蘭信託法並不存在普通法固有信託之最大特色，亦即法律上所有與衡平上所有分離之體制。See George L. Cretton, *Trusts without Equity*, 49 Int'l & Comp. L. Q. 599 (2000). 及至今日，蘇格蘭仍保有不同於普通法固有信託而類同於歐陸民法體制的信託法制。See, K.G.C. Reid, *National Report of Scotland*,

跨國信託法律關係，英國已於 1986 年 1 月 10 日簽署海牙信託公約²，嗣於 1989 年 11 月 17 日批准海牙信託公約，成為海牙信託公約 1992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之最初締約國³；內國法制部分，英國國會亦於 1987 年制定信託承認法（The Recognition of Trusts Act 1987）⁴，將海牙信託公約相關條文內容引致成為英國內國法律，亦即將海牙信託公約國內法化。

惟在英國簽署海牙信託公約及信託承認法生效前，英國司法實務運作上，早已存在若干與涉外信託法律適用相關之判例法則，這些判例法原則，與海牙信託公約或信託承認法不相抵觸部分，在英國法制上仍具有法律效力。本文第二部分首先闡釋英國簽署海牙信託公約並制定信託承認法前之跨國信託法律適用判例法則；第三部分則介紹英國簽署海牙信託公約並制定信託承認法後之跨國信託法制；第四部分則簡要歸納本文之結論。

貳、判例法原則

在英國簽署海牙信託公約並由國會制定信託承認法前，英國判例法上關於跨國信託之法律適用，主要可區分為信託有效性即信託之實質效力事項、信託之管理事項及信託之變更事項等三部分加以觀察。而關於信託之有效性部分，並區分為生前意定信託

in Principles Of European Trust Law 67-68 (David Hayton et al. eds., 1999)。因此，本文中若未特別說明，所稱英國，均係指大不列顛與北愛爾蘭聯合王國（UK）中除蘇格蘭以外之法域而言。

² Convention on the Law Applicable to Trusts and on Their Recognition (“Hague Trusts Convention”), available at http://hcch.e-vision.nl/index_en.php?act=conventions.text&cid=59 (last visited June 6, 2006).

³ 許兆慶，海牙信託公約簡析，財產法暨經濟法，創刊號，2005 年 3 月，頁 95、123。

⁴ Statutory Instrument 1987 No. 1177 (C.31); Jonathan Harris, The Hague Trusts Convention – Scope, Application And Preliminary Issues 442-447 (2002).

及遺囑信託兩部分，茲說明如下：

一、信託的有效性（實體效力）

(一) 遺囑信託

1、動產遺囑信託

(1) 判例原則

動產遺囑信託之內容或實質有效性，原則上以遺囑人死亡時之住所地法為準據法⁵。

(2) 法則說明

① 概述

關於信託有效性（實體效力）應由何一法律決定之問題，英國（甚至是所有大英國協國家皆然）的判例法則，相較於契約、侵權行為、遺囑等其他法律類型而言，相對較為缺乏。尤其是關於生前意定信託之案例，判例更屬有限。根據文獻記載，司法實務上偶有附屬於婚姻協議財產規劃中之生前意定信託案例，然而，欲有系統性地歸納此部分之判例法則，確實較為困難。本文此處僅就英國文獻上關於此部分之學術論述與特定案例加以說明分析。

在考慮信託之有效性應由何一法律決定、支配之問題時，吾人首應關注也最為顯著的特點即為，信託關係往往會持續一段相

⁵ Dicey & Morris, *The Conflict Of Laws* 674 (10th ed., 1980). ("The material or essential validity of a testamentary trust of movables is governed [in general] by the law of the testator's domicile at the time of his death.")

當長的時間。因此，信託關係與傳統意義的買賣、租賃或因擔保而作的財產移轉均有明顯的差異，即使「禁止永續原則」(the rule against perpetuities)⁶相當程度限制了權利設定的久遠性，從比較法觀點而言，美國信託法第三新編亦明定信託目的違反禁止永續原則者無效⁷；然而，實際運用上，私益信託常常可以持續 30、50 年甚至更久之期間，甚且自理論上而言，信託關係持續長達一世紀之情形，亦不無可能⁸；而英國信託法制上，公益信託則可以永久存在⁹。因此，倘若判定私益信託無效，其結果將可能會違背信託關係人之期待，並且給相關家庭成員帶來難以處理甚至無法彌補之後續法律爭議；而對於理論上可以永久存續的公益信託關係而言，若判定其為無效，可能造成的爭議恐將更大，甚至產生實體上、法律感情上令人遺憾的後果。因此，在涉及信託法律衝突的案件中，有一個值得注意的趨勢與價值就是，只要法理上有合理化空間，英國法院就會選擇適用能使信託有效的法律¹⁰。

⁶ Black's Law Dictionary 1161 (7th ed., 1999); 另參海原文雄，英米信託法概論，有信堂，1998 年 3 月 5 日，頁 106-110；謝哲勝，信託的存續期間，收錄於氏著財產法專題研究（三），作者自版（元照經銷），2002 年 3 月，頁 269 以下。

⁷ See A.L.I., 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29 (2003). (“An intended trust or trust provision is invalid if:... (b) it violates rules relating to perpetuities;...”）；另參四宮和夫，信託法，有斐閣，平成 6 年 8 月 30 日新版三刷，頁 154-155。

⁸ Brian Layman, Perpetual Dynasty Trust: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Tools in the Estate Planner's Arsenal, 32 AKRON L. REV. 747 (1999).

⁹ Parker & Mellows, The Modern Law Of Trusts 443 (8th ed. by A.J. OAKLEY, 2003). (“Charitable trusts are not subject to that aspect of the perpetuity rule commonly called the Rule against Inalienability. The objects of the charity may last for ever...”)

¹⁰ Dicey & Morris, The Conflict Of Laws 652 (9th ed., 1975); Dicey & Morris, supra note 5, at 675. 比較法制觀察上，美國國際私法第二新編及海牙信託公約第 14 條，亦揭示信託有效解釋原則。

②動產的遺囑信託

關於信託有效性問題的討論，國際私法原則上仍必須區分遺囑作為遺產處分的有效性問題以及遺囑中所包括之信託規定的有效性問題。質言之，如果遺囑人不具備做成有效遺囑之能力、遺囑形式上無效，或遺囑經撤銷，則因信託之原因行為本身即有瑕疵，論理上即不可能進而探究信託關係本身之有效性，從而基於前開無效或瑕疵原因行為所擬創設之信託關係即不能有效成立。然而，若遺囑係由具備遺囑能力之遺囑人所做成、形式上有有效且為得撤銷之遺囑，則有關任何動產移轉之內容或實質有效性，英國判例法原則，向由遺囑人死亡時之住所地法決定之，亦即以遺囑人死亡時之住所地法為準據法。

遺囑人死亡時之住所地法，其規範、適用範圍亦包括遺囑人是否得不將其財產中某特定比例留給其配偶及子女，亦即所謂特留分問題。此外，法理上似乎沒有理由禁止住所在英國之遺囑人透過遺囑方式，創設一個以外國法為準據之信託關係，反之，住所在外國之遺囑人若創設一個以英國法為準據法之信託關係，英國法院猶無不加以尊重之理；然而，遺囑人是否得於遺囑中直接指定動產信託有效性之準據法的問題，似乎在海牙信託公約（信託承認法）之前，英國並無相關判例就此表示具體意見¹¹。

③秘密信託

英國信託法制上較為特殊者為「秘密信託」（secret trusts）。依英國 1837 年遺囑法令，遺囑必須具備書面形式，並且由遺囑

¹¹ Dicey & Morris, *supra* note 5, at 675. 但比較法制觀察上，美國法院甚早即已針對動產遺囑信託關係中，委託人得指定信託關係有效性之準據法表示肯定見解。See, e.g., *Amerige v. Attorney General*, 324 Mass. 648, 88 N.E.2d 126 (1949); *In re Healy's Will*, 125 N.Y.S.2d 486 (1953).

人在二以上證人面前簽字始足當之，但實例上，若干英國判例認為，若遺囑人將財產留給了許諾實施遺囑人意願之遺產受讓人，則該受讓人即必須本於信託關係中受託人之地位，依遺囑人意願執行之。

關於秘密信託有效性之準據法，英國判例見解固非全然一致，但可確定者，秘密信託之效力問題，係有別於遺囑本身效力之問題而獨立判斷，亦即秘密信託關係獨立於遺囑而發生效力；又秘密信託之有效性並非必定以遺囑人死亡時之住所地法為準據，若係為實現遺囑信託人之意願，則受讓人接受信託地法及信託實施地法均得為準據法¹²。由此可見，倘財產之移轉經判定具有信託之內涵，則財產移轉人（委託人）意願之落實與尊重，在處理該法律關係時，顯係十分重要之考量。

(3)判例選析

①*Re Annesley*

住所在法國之 T，以遺囑信託方式，將其遺產（包括位於英國之動產）全數信託移轉交給一個朋友管理。但由於 T 有兩個子女，所以依據 T 死亡時之住所地法法國法，T 僅能處分遺產比例之三分之二，逾此部分之處分行為，因違反住所地法應予以撤銷，以保留 T 之子女依法國法所得享有之特留分¹³。

②*Re Mitchner*

住所在愛爾蘭共和國之 T，以遺囑信託方式，將其所有位於英格蘭境內之動產移轉予英格蘭之受託人，指定以 A 為受益人，

¹² Dicey & Morris, *supra* note 10, at 652-653.

¹³ [1926] Ch. 692.

創設 A 終身受益之信託關係，並指定於 A 之子女年滿 25 歲後，受託人應將信託利益交付予 A 之子女。本案若依 T 死亡時之住所地法愛爾蘭共和國法律，系爭信託關於中 A 之子女的受益權部分，因違反禁止永續原則而無效；惟若適用英格蘭法，該信託為有效。法院最終判定應適用英格蘭法，系爭信託關係為有效¹⁴。

③ *Macdonald v. Macdonald*

住所在英格蘭之 T，以遺囑信託方式，將其所有位於愛爾蘭共和國境內之動產交給愛爾蘭之受託人，創設信託以資助愛爾蘭共和國境內一個修道院中的修女。本案若適用 T 死亡時之住所地法英格蘭法，因不符合英格蘭法上所謂公益因素之要件，即難認為有效之公益信託；惟若適用愛爾蘭共和國法，該信託即為有效之公益信託。本案法院最終適用愛爾蘭法，認系爭信託為有效，從而使 T 創設系爭信託之意願得以落實¹⁵。

④住所在英格蘭之 T，將其所有之動產遺轉給居住在愛爾蘭共和國之 A，並書立遺囑創設「秘密信託」，由 A 使用收益系爭動產。遺囑訂立後，T 通知 A，請 A 將系爭財產收益中之特定比例部分，亦交付予住所亦在愛爾蘭共和國境內之 B。依據愛爾蘭共和國法，此一秘密信託為有效，惟若依英格蘭法，則因 T 另行指定受益權分配之意願係在遺囑書立後始通知 A 而無效。本案法院最終認應以愛爾蘭法為準據法，該信託關係為有效¹⁶。

¹⁴ [1922] St.R.Qd. 252.

¹⁵ (1872) L.R. 14 Eq. 60.

¹⁶ Dicey & Morris, *supra* note 5, at 677.

2、不動產遺囑信託

(1)判例原則

不動產遺囑信託之內容或實質有效性，以不動產所在地法（物之所在地法）為準據法¹⁷。

(2)法則說明

關於與不動產相關之準據法適用問題，向來較無爭議，亦即不動產依不動產所在地法，可謂係國際間共通之法律原則。基此，倘若遺囑經認定為具有遺囑能力之遺囑人所訂立，形式上為有效且未經撤銷者，則關於遺囑中所包括之不動產讓與之內容與實質有效性，由物之所在地法為準據法；此部分之認定，無須區分不動產之讓與，究係以一般遺囑讓與方式或以信託讓與方式而有不同之認定。英格蘭法院在處理英格蘭境內之土地時，所在地法係指英格蘭內國法；而英格蘭法院在處理國外之土地時，所稱所在地法，係指物之所在地法律體系所應適用之任何內國法。

不動產所在地法適用範圍包括：系爭不動產上何種財產權利得被創設、創設上開財產之條件為何、是否違反禁止永續原則之規定、公益贈與是否有效以及遺囑人是否必須保留部分財產做為子女與配偶之特留分等相關問題。

¹⁷ Dicey & Morris, *supra* note 10, at 654. (“The material or essential validity of a testamentary trust of immovables is governed by the law of the country where the immovables are situated [lex situs].”)

(3)案例選析

①*Freke v. Carbery*

住所在愛爾蘭之 T 將其所有位於英格蘭境內之土地藉由信託之創設而累積收益，並指定受託人應將投資所得用於累積信託財產本身。由於收益之累積超出英格蘭法所允許之期限與範圍，法院因此判定該信託處分違反不動產所在地之英格蘭法而無效¹⁸。

②*Re Ross*

住所在英格蘭之 T，將其所有位於愛爾蘭共和國境內之土地交由其友人管領而創設信託關係。由於 T 將全數不動產均交付信託，而未保留對其遺孀之特留分，根據愛爾蘭法，此一信託規劃，於超過應保留給 T 遺孀的財產二分之一範圍部分為無效。英格蘭法院因此判認，系爭信託於超過系爭不動產權利二分之一部分為無效¹⁹。

3、遺囑信託之解釋

(1)判例原則

動產或不動產遺囑信託之解釋，依遺囑人意思定其應適用之法律；倘若沒有相反之指定，上開應適用之法律應推定為遺囑作成時遺囑人之住所地法²⁰。

¹⁸ [1873] L.R. 16 Eq. 461.

¹⁹ [1930] 1 Ch. 377.

²⁰ Dicey & Morris, *supra* note 10, at 655. (“A testamentary trust of movables or immovables will be interpre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intended by the testator. In the absence of indications to the contrary, this is presumed to be the law of his domicile at the time when the will is made.”)

(2)法則說明

關於動產或不動產遺囑之解釋原則，英國判例向來認為應該根據遺囑人之意思定其應適用之法律，而在沒有相反指定之情況下，上開應適用之法律，即為遺囑作成時遺囑人之住所地法²¹。關於遺囑信託之解釋原則，論理上沒有與一般遺囑之解釋原則相區別之必要²²。

(二)生前意定信託

1、判例原則

動產生前意定信託之有效性、解釋及效力，由其適當法決定；委託人創設信託關係時，未明示或默示選定適當法時，應依與系爭信託關係具有最密切、最真實牽連之法律為準據法²³。

2、法則說明

從法律適用之有效性與便捷性而言，無論信託關係中信託財產位於何處，信託關係被視為一個整體，統由一個法律支配，此一原則，對於生前意定信託及遺囑創設而言，均有其必要²⁴。基

²¹ Dicey & Morris, *The Conflict Of Laws* 1040 (13th ed., 2000). (“A will is to be interpre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intended by the testator. In the absence of indications to the contrary, this is presumed to be the law of his domicile at the time when the will is made.”)

²² Dicey & Morris, *supra* note 5, at 678.

²³ Dicey & Morris, *supra* note 10, at 655; Dicey & Morris, *supra* note 5, at 678. (“The validity, the interpretation and the effect of an inter vivos trust of movables are governed by its proper law, that is, in the absence of an express or implied selection of the proper law by the settlor, the system of law with which the trust has its closest and most real connection.”)

²⁴ 司法院與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合譯（劉鐵錚教授負責），美國法律整編—國際私法，司法院印行，1986年4月，頁423-424。Dicey & Morris, *supra* note 10, at 656.

此，信託關係中所包括之動產所在地法，即難謂為決定信託有效性之適當法，蓋因信託財產可能散居各地、位於不同國家或法域；抑且，信託財產中與動產利益相關之權利往往係無形（體）財產，例如股票、股份、債券，上開無形的動產利益或其他無體財產權，相當程度而言，其所在地並無法加以確定。

至於信託關係之創設地，往往也並非決定信託有效性之適當法；蓋因信託創設地未必與信託行為或信託關係具備實質而充分之牽連關係，換言之，創設地可能是偶然的，甚至可能是委託人為了某些目的（例如節稅或避稅）而精心規劃所選定的，若以此做為決定信託有效性之連繫因素，容有未恰。

相對而言，在英國判例法上，委託人之住所則具有較為實質的意義，尤其當信託係因婚姻協議而創設之情況，住所之重要性更高；然而即使如此，委託人之住所，亦非法院考慮之唯一連繫因素。又因信託關係乃委託人所創設之一種關於財產管理處分之關係，受益人因係被動受益，其住所之重要性，與委託人住所之重要性相比較，顯然亦較低；且因信託關係中受益人可能有多數，彼此未必居住在同一國家或法域，甚且信託關係成立時，理論上受益人亦可能尚未出生，因此，若由受益人之住所決定信託之有效性，顯亦不符實際。

信託契據之法律形式，相當程度而言亦具有重要且客觀參考意義，蓋因信託契據直接表徵委託人之意念，尤其信託契據若是以某一特定國家之語言文字、特別是法律術語加以表示時，就可能比較容易由信託契據之客觀情狀判定委託人之意願。當然，在信託關係中，信託管理地是一個絕對重要之考慮因素，但信託管理地通常係對於信託之管理事項有決定性的重要意義，對於信託

之有效性等實質問題，管理地之重要性則相對較低²⁵。

固然在海牙信託公約（信託承認法）之前，與生前意定信託有效性等實質事項之法律適用問題相關的判例原則並不明確，但委託人可以自行選定準據法（適當法）之原則，至少在系爭信託關係與委託人所選定之準據法具有實質連繫時，應屬無庸置疑之法則與價值；惟若在委託人所選定之準據法之外，存在另一個與系爭信託具有更密切、更真實牽連之法律，且依該法律中重要之公共政策，不允許委託人任意指定不同之準據法者，此時，委託人是否得藉由準據法之選擇而規避該法律之適用，即非無疑。當然，倘若委託人未明示、默示選定信託關係之準據法時，英國法院會衡量所有與系爭信託關係相關之因素，藉以確定系爭信託與何一法律具有最密切、最真實之牽連，此部分法律適用之原則，與英國法上確定契約適當法之原則，並無二致。

此外宜附加說明者，由於不動產生前意定信託的情形，在英國司法實務上並無有力之判例法則，因此，就此部分而言，本文即未介紹，但可確定的原則是，不動產的信託規劃，應以不動產所在地法為準據，若委託人指定不動產信託有效性等實質效力之準據法，在不違反不動產所在地法之原則下，仍應被尊重。惟若不動產所在地法不承認（不具備）不動產信託法制，則該信託即難以發生效力²⁶。

²⁵ 詳後述關於信託之管理部分之說明。

²⁶ Re Pearse's Settlement [1909] 1 Ch. 304. 此一法則，與契約違反履行地法不得執行之法理相類似。

3、案例選析

(1)*Lindsay v. Miller*

住所在蘇格蘭，但在英格蘭有居所之 A，以其親戚為受益人設定生前意定信託關係；信託財產中之不動產均位於澳大利亞，且多數位於維多利亞（省）境內；系爭信託關係之管理地在維多利亞；信託契據使用了蘇格蘭格式，信託契據條款中，包括蘇格蘭法所允許之若干規劃，上開規劃，若依據蘇格蘭法為有效，惟若依英格蘭及維多利亞之「禁止永續原則」之規定則因過於久遠而無效。針對上開規劃的有效性部分，法院認為應適用不動產所在地之維多利亞法，亦即上開規劃因期間過長違反禁止永續原則而無效²⁷。

(2)*Perpetual Executors and Truste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Ltd. v. Roberts*

A 之住所位於英格蘭，D 為 A 之女兒，亦為英格蘭住民；A 於 1955 年間創設生前意定信託，指定信託收益之受益人為 D 及 D 之子女。系爭信託規劃之受託人係澳大利亞之信託公司，其主營業地在澳大利亞；信託財產主要係 A 原本所持有於維多利亞註冊之澳大利亞公司股份；系爭信託在維多利亞管理；並指定維多利亞法為系爭信託之準據法。關於 D 在英格蘭收養之子女能否取得系爭信託收益之爭點，法院判認應依系爭信託之準據法，亦即維多利亞法律決定之²⁸。

²⁷ [1949] V.L.R. 13.

²⁸ [1970] V.R. 732.

(3)*Re Fitzgerald*

住所位於英格蘭境內之 H 與住所在蘇格蘭之 W 結婚。H 與 W 以蘇格蘭格式訂立夫妻財產協定，其中，原屬 W 之財產，包括投資於蘇格蘭境內不動產總額 13200 英鎊之可繼承債券及 500 英鎊現金，指定為 H 終身之利益而創設信託；信託文據並訂定，所有向 H 支付之信託利益，「都必須是扶養性的，受益權不得轉讓，亦不受債權人追償」。嗣後，H 因故將其受益權質押轉讓予英格蘭之債權人，H 亦仍居住在英格蘭。由於當時英格蘭法不得限制受益權之移轉，對於受益權轉讓之限制為無效，而蘇格蘭法則允許委託人於信託文據中限制受益權之轉讓。本件事涉 H 得否轉讓其受益權，法院判認蘇格蘭法為系爭信託爭議之準據法，受益權之轉讓為無效²⁹。

二、信託的管理

(一)判例原則

信託之管理事項，以信託管理地法為準據法³⁰。

(二)法則說明

信託管理與信託之有效性、解釋及效力不同，所稱管理事項，一般而言，包括下列部分：受託人的權力與義務、違反信託之責任、從受益人處獲得賠償之權利或從共同受託人獲得分配之

²⁹ [1904] 1 Ch. 573 (C.A.). 從本件結論不難窺見，委託人創設信託之合法意願（信託收益應用於 H 之生活開支）受到法院的尊重。

³⁰ Dicey & Morris, *supra* note 5, at 683. ("The administration of a trust is governed by the law of its place of administration.")

權利、獲得酬金之權利、收益之意涵為何、信託資金之問題為何、受託人投資行為是否適當的問題、何人得指定新的受託人及何人得被指定為受託人之問題、法院對公益信託作出規劃之權力等等³¹。

一般而言，信託之管理事項，由管理地法決定之。管理地通常是受託人居住地或營業地所在地，若受託人係信託公司時，則多以公司營業所所在地法為準據。惟若管理地不承認信託或不具備信託法制，則信託管理事項之準據法，自必須由規範信託實質事項之準據法決定之。此外，英國判例原則並不禁止委託人指定居住於境外之受託人擔任英國信託之受託人，但必須有客觀的必要性與牽連，始為適當，例如信託財產亦位於該外國境內或受益人居住在該國境內等是。

參、信託公約之適用與信託承認法原則

一、公約簽署、生效與信託承認法之制定

信託公約的提議，始於 1980 年海牙國際私法會議第 14 屆常會的決議，依該次決議，與會成員國決議制訂一部規範信託準據法及外國信託效力承認之國際性公約³²。嗣於 1984 年 10 月 19 日第 15 屆常會結束前夕，海牙信託公約草案獲得與會代表一致性通過，最後在 1984 年 10 月 20 日，由與會成員國代表完成簽署

³¹ Dicey & Morris, *supra* note 10, at 660; Dicey & Morris, *supra* note 5, at 683-684.

³² Final Act of the Fourteenth Session. Part E, No 3. See Acts and Documents of the Fourteenth Session, Book I - Miscellaneous Matters, 64, 167, 189, 230, and 241 (1980).

本公約條文的「最終法案」（the Final Act）³³。

本公約通過後最初係由義大利、盧森堡及荷蘭三國於 1985 年 7 月 1 日簽署（signature），之後英國亦於 1986 年 1 月 10 日簽署；英國簽署海牙信託公約之後，國內程序部分，即由國會於 1987 年通過制定信託承認法，於同年 7 月 6 日公布，並自同年 8 月 1 日起生效³⁴；此外，關於海牙信託公約在英國境外屬地之效力部分，國會亦於 1989 年通過使信託承認法在境外屬地生效之法案（The Recognition of Trusts Act 1987 [Overseas Territories] Order 1989）³⁵。信託承認法可謂係批准英國簽署海牙信託公約之法源，並將海牙信託公約國內法化。

另一方面，義大利、盧森堡及荷蘭雖先於英國簽署本公約，但並未立即完成各該國國內法定締約程序；英國則最先完成海牙信託公約所要求之「批准」（ratification）程序，英國政府在完成上開國內法定程序後，於 1989 年 11 月 17 日將「批准書」交存荷蘭王國外交部；此後，第二個批准本公約的是大陸法系國家的義大利，義大利政府在完成國內法定程序後，於 1990 年 2 月 21 日將「批准書」交存荷蘭王國外交部；而關鍵性的第三個批准國家是澳大利亞，澳洲政府在完成國內法定程序後，於 1991 年 10 月 17 日將「批准書」交存荷蘭王國外交部。自此，開啟本公約生效的倒數計時器，依本公約第 30 條規定³⁶，本公約自第三份

³³ Explanatory Report by Alfred E. von Overbeck (hereinafter “von Overbeck Report”), para. 9-10, in Proceedings Of The Fifteen Session, Tome II, Trusts – Applicable Law And Recognition (hereinafter “Proceedings, Tome II”) at 371-372 (Permanent Bureau of Hague Conference 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ed. 1985).

³⁴ http://www.hmso.gov.uk/si/si1987/Uksi_19871177_en_1.htm (last visited June 6, 2006.); see also supra note 4.

³⁵ http://www.hmso.gov.uk/si/si1989/Uksi_19890673_en_1.htm (last visited June 6, 2006), Statutory Instrument 1989 No. 673.

³⁶ Article 30, 1st paragraph, Hague Trusts Convention, supra note 2. (“The

批准書交存荷蘭王國外交部後，第三個曆月的第一日起生效；因此本公約自 1991 年 10 月 17 日起算第三個曆月第一日為「1992 年 1 月 1 日」，本公約即自此日開始生效³⁷，英國也成為海牙信託公約三個最初締約國中的其中一個。

二、法則說明

(一) 跨國信託之法律適用法則

信託之實質有效性、解釋、效力及管理事項，以委託人選定之法律為準據法；委託人未選定準據法者，以與信託關係最密切牽連之法律準據法³⁸。

(二) 釋義

1、概述

海牙信託公約之目的在於「建立信託法律適用以及信託效力承認最關重要事項之共同準則」³⁹，同時希望藉由公約的制定，

Convention shall enter into force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third calendar month after the deposit of the third instrument of ratification, acceptance or approval referred to in Article 27.”)

³⁷ http://hcch.e-vision.nl/index_en.php?act=conventions.status&cid=59 (last visited June 6, 2006); 另參許兆慶，同前註 3 文之說明。

³⁸ Dicey & Morris, *The Conflict Of Laws* (12th ed., 1993). (“The validity, construction, effects and administration of a trust are governed by the law chosen by the settlor or, in the absence of any such choice, by the law with which the trust is most closely connected.”)

³⁹ Preamble, Hague Trusts Convention, *supra* note 2. (“The States signatory to the present Convention, Considering that the trust, as developed in courts of equity in common law jurisdictions and adopted with some modifications in other jurisdictions, is a unique legal institution, Desiring to establish common provisions on the law applicable to trusts and to deal with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concerning the recognition of trusts, Have resolved to conclude a

能使公約條款成為包括信託高度發展之法域、不具備任何信託法制之法域以及功能與架構上存在類似信託法制之法域在內的任何法域均能一體適用之共通準據。

為了滿足上述多重目的性，使得信託公約在設計上，必須針對信託之意涵以描述性方式來界定其含意與範圍，藉以確定何者為公約所包括之信託。海牙信託公約（信託承認法亦同此，以下若未特別區分，二者內涵均相同）將信託描述如下：「在本公約中，當財產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目的而移置於受託人之管領下時，『信託』此一概念，係指委託人所創設在其生前或死後發生效力之法律關係。信託具有下列特質：(a)該項財產為獨立之資金，非受託人財產之一部；(b)信託財產所有權歸屬受託人名義下或代表受託人之第三人名義下；(c)受託人負有依信託條款所載之內容及法律特別課與之義務，管理、使用或處分信託財產之權力與衡平法上責任。委託人保留特定權利與權力，或受託人本身同時享有受益人權利之事實，與信託存在之觀念均不違背。」⁴⁰

海牙信託公約所定之信託，其中「財產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目的而移置於受託人之控制下」之『為特定目的』，其意涵將可包括公益信託及蘇格蘭的公共目的信託⁴¹。海牙信託公約適

Convention to this effect...”)

⁴⁰ Article 2 of Hague Trusts Convention, supra note 2.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Convention, the term ‘trust’ refers to the legal relationships created – *inter vivos* or on death – by a person, the settlor, when assets have been placed under the control of a trustee for the benefit of a beneficiary or for a specified purpose. A trust ha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 a) the assets constitute a separate fund and are not a part of the trustee’s own estate; b) title to the trust assets stands in the name of the trustee or in the name of another person on behalf of the trustee; c) the trustee has the power and the duty, in respect of which he is accountable, to manage, employ or dispose of the asse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of the trust and the special duties imposed upon him by law. The reservation by the settlor of certain rights and powers, and the fact that the trustee may himself have rights as a beneficiary, are not necessarily inconsistent with the existence of a trust.”)

⁴¹ Dicey & Morris, supra note 21, at 1087.

用於有書面為證之意定信託關係⁴²，就此而言，英國固有信託觀念上之回復（復歸、結果）信託將被包含於其中，例如，在明示信託關係終止後，受託人仍繼續管領信託財產時，所推定成立之結果、回復、復歸信託關係⁴³。司法判決所創設之司法信託，原則上不在信託公約之規範範圍內，但締約國得擴張公約之適用範圍，使之亦包括司法信託⁴⁴。基此，英國於簽署海牙信託公約時，依本公約第 20 條規定，聲明本公約條款，擴張適用於法院所宣告成立之信託關係；此外香港於 1997 年移交中國大陸前，因屬英國境外屬地，亦適用海牙信託公約，1997 香港移交中國大陸時，中國大陸政府對海牙國際私法會議所提出之備忘錄中，除聲明海牙信託公約於香港繼續適用外⁴⁵，並聲明擴大適用範圍至司法信託⁴⁶。

依據信託承認法適用海牙信託公約之內涵，信託關係無論創設於何時，均受信託承認法之規範⁴⁷，但在 1987 年 8 月 1 日信託承認法生效前所既存之事項，其應適用之法律並不因此而受影響；換言之，既得權利，不因信託承認法之適用而受影響⁴⁸。信託承認法第 1 (2) 條規定，海牙信託公約規範內容，除適用於公約第 2、3 條所定之信託關係外，更適用於任何大英國協法制中

⁴² Article 3, Hague Trusts Convention, *supra* note 2. (“The Convention applies only to trusts created voluntarily and evidenced in writing.”)

⁴³ Von Overbeck Report, para. 51, in Proceedings, Tome II, *supra* note 33, at 380.

⁴⁴ Article 20, 1st paragraph, Hague Trusts Convention, *supra* note 2. (“Any Contracting State may, at any time, declare that the provisions of the Convention will be extended to trusts declared by judicial decisions.”)

⁴⁵ 許兆慶，同前註 3 文，頁 127。

⁴⁶ *Supra* note 37.

⁴⁷ Article 22, Hague Trusts Convention, *supra* note 2. (“The Convention applies to trusts regardless of the date on which they were created.”)

⁴⁸ Section 1(5), Recognition of Trusts Act 1987, *supra* note 4. (“Article 22 shall not be construed as affecting the law to be applied in relation to anything done or omitted before the coming into force of this Act.”)

或大英國協及任何其他法域司法判決所規範、創設之財產信託關係。第一個擴張海牙信託公約適用範圍的部分是非常普遍的常態性規範，並且擴及口頭創設而沒有任何書面為證的信託關係，以及根據法律或法規授權所創設之信託關係⁴⁹，唯一應具備的要件是，該信託關係必須在英國法制下有其法律依據。第二個擴張海牙信託公約適用範圍之部分，亦即司法判決宣示成立之信託關係，但信託承認法僅宣示海牙信託公約擴張適用於司法信託，至於該司法信託應具備何等要件始得擴張適用海牙信託公約，目前英國法制上，尚欠明確規範準據；事實上，司法信託之擴張，是為呼應英國基於 1968 年布魯塞爾判決公約⁵⁰以及歐盟管轄權規則 I⁵¹必須承認外國判決效力之義務所做的調整。至於布魯塞爾公約締約國以外之法域，或者因歐盟布魯塞爾規則 I 已生效，在歐盟成員國以外地區，其法院判決所宣示成立之信託關係能否被承認乙節，英國法院將會審查該外國法院之判決是否具備英國法院承認外國判決效力之各項要件，亦即外國法院判決能在英國被承認，其判決所宣示成立之信託關係就可以被承認。

2、先決問題

有關移轉財產予受託人之原因法律關係，諸如財產據以移轉之契據、遺囑等，必須與信託條款實質內容之執行相區隔。海牙信託公約與 1987 年信託承認法均不適用於所謂「先決問題」，信託承認法僅係規範信託之內涵本身⁵²。在遺囑信託之情形，倘

⁴⁹ DICEY & MORRIS, *supra* note 21, at 1088.

⁵⁰ Convention of 27 September 1968 on Jurisdiction and the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⁵¹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44/2001 of 22 December 2000 on Jurisdiction and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O.J. 2001, L12/01.

⁵² Article 4, Recognition of Trusts Act 1987, *supra* note 4.

若立遺囑人本身不具備立遺囑所必須具備之法律上能力或遺囑本身不符合法定要件、抑或遺囑經撤銷，信託關係即無由成立。一般而言，關於遺囑信託之原因行為，應由法庭地另依處理該原因行為之準據法選法規則決定之。

3、準據法

1987 年信託承認法賦予海牙信託公約第 6、7 條的法律適用規範⁵³在英國境內的法律效力，具體而言，包含了兩項有關法律適用之原則；其中主要之原則，即信託依當事人意思定其應適用之法律，換言之，信託以委託人選定之法律為準據法⁵⁴；當事人的意思應明示或默示於信託文據或其他足以證明信託關係存在之書面，默示意思之確定，得依個案具體情況解釋之。關於信託之法律適用採用當事人意思自主，早自英國簽署海牙信託公約及制定信託承認法之前即已存在，換言之，此一共同原則，英國早期判例⁵⁵與海牙信託公約之內涵係屬一致。遺囑信託之遺囑人或生前意定信託之委託人均得自由創設一個依外國法為準據之信託關係，相對地，一個住所於外國之人若創設一個以英國法為準據之信託關係，該信託之效力在英國仍將獲得承認⁵⁶。

其次倘若委託人於創設信託關係時未選定信託準據法，或縱使委託人有選定準據法，但所選定之準據法並不存在信託法制或

⁵³ 國內關於海牙信託公約法律適用法則之介紹，詳參許兆慶，海牙信託公約之法律適用法則，財產法暨經濟法，第 3 期，2005 年 9 月，頁 117。

⁵⁴ Article 6, Hague Trusts Convention, *supra* note 2; Article 6, Recognition of Trusts Act 1987, *supra* note 4.

⁵⁵ See *Este v. Smyth* (1854) 18 Beav. 112, 122; *Re Hernando* (1884) 27 Ch.D. 284, 292-293; *Re Fitzgerald* [1904] 1 Ch. 573, 587 (C.A.); *Montgomery v. Zarifi*, 1918 S.C. (H.L.) 128; *Trustees Executors and Agency Co. Ltd. v. Margottini* [1960] V.R. 417, 419.

⁵⁶ See, e.g. *Att.-Gen. v. Campbell* (1872) L.R. 5 H.L. 524; *Re Pollak's Estate* [1937] T.P.D. 91, as explained in *Chellaram v. Chellaram* [1985] Ch. 409, 431-432.

不具備委託人所意欲成立之信託類型時，則應進而適用第二項準據法原則，此原則即為信託關係應依與信託最密切牽連之法律為準據法。雖然選定與信託具有最密切牽連之法律為準據法之原則在普通法判例原則下即已存在；然而，在 1987 年信託承認法的架構下，欲確認與系爭信託具以最密切牽連之法律，包括四項考慮因素，亦即在確定與信託有最密切牽連之法律時，特別應考慮：(a)委託人所指定之信託管理地；(b)信託財產所在地；(c)受託人之居住地或營業地；(d)信託的目的及其目的實現地⁵⁷。

因此，就準據法之選定而言，海牙信託公約簽署及信託承認法制定前後，均肯認委託人（遺囑信託之立遺囑人）創設信託關係之合法意願，亦即委託人得選定信託關係之準據法；而最大之差異在於，當委託人未選定準據法或選定之準據法不具備信託法制或系爭信託類型時，舊制係由法院依循判例法則靈活運用適當法原理，彈性選定最密切牽連關係之法律，而新制則明定四項選定信託準據法中最關重要之考慮因素，指引法院由此四項考慮因素中確定最密切牽連之法律⁵⁸。

此外，在海牙信託公約之簽署與信託承認法之制定後，關於委託人之選法自由，尚待說明者尚有下列二端：首先，關於海牙信託公約第 13 條所定得拒絕承認信託效力之規定，1987 年信託承認法賦予海牙信託公約效力之內容，則未將本條規定納入。質言之，海牙信託公約架構下若有「信託之重要因素中，除準據法之選定、信託之管理地及受託人之慣居地外，與不存在信託法制之國家或欠缺特定信託類型之國家具有更密切之牽連關係者」之

⁵⁷ Article 7, 2nd paragraph, Hague Trusts Convention, *supra* note 2; Article 7, 2nd paragraph, Recognition of Trusts Act 1987, *supra* note 4.

⁵⁸ 關於此四項考慮因素之運用及其先後關係與重要性，詳參許兆慶，同前註 53 論文，頁 129-133。

情形時，「任何國家（締約國）均得不受該信託效力之拘束。」，1987 年信託承認法之內涵則不及於此。海牙信託公約第 13 條規定之用意，相當程度在防免委託人藉由虛偽創設連繫因素以規避強行法之情形，信託承認法未將此一規定納入，並非意味英國法將認同委託人「規避法律」之效力，蓋因信託承認法架構下對於當事人之選法自由並非毫無限制（詳後述），本文以為，或許是因英國法將規避法律問題統由後述公共政策加以規範有關。其次，海牙信託公約第 18 條關於公共政策條款之規定，信託承認法則將此一規定納入；公約第 18 條規定：「本公約條款之適用若明顯與公共政策有違者，得不適用。」信託承認法納入此一規範，與普通法判例法則下委託人之選法自由亦應受英國公共政策制約之原則相呼應。從而不難推測，英國法院必不會認同委託人創設一個實質內容均與英國連繫而委託人選擇外國準據法意圖規避英國法上禁止永續原則適用之信託關係，此部分之選法自由顯然會受到限制；換言之，規避法律問題在公共政策條款之制約下，依然受到規範。

一般說來大陸法系國家，尤其是法國，向來主張不允許有脫避法律的行為。但英國基於傳統上民主政治之開放，法院一般認為國家只要制定了法律，人民即有權利做法律所不明文禁止之行為，縱然該行為之目的是在規避法律，只要其不違反法律國家無權干涉，要防止這種規避行為，應由立法上著手（legislation）。英國法院一般都相當自制，而不願以司法干涉立法，故英國判例上從無禁止規避法律（evasion of the law）的行為。英國沒有禁止規避法律之判例，但正如成文法國家的誠信原則（good faith test），英美法亦有要求契約必須合理（reasonableness test）的規定，故於 *Vita Food* 中，Lord Wright 認為當事人所選定的準據法

必須是有誠意的(*bona fide and legal*)。當然地，何謂 *bona fide and legal* 實在是任何人所無法絕對立下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標準。有些學者認為當事人若選擇一個準據法去規避本來應該適用在該契約的法律（無論本國法抑外國法），則此選擇的法律即非 *bona fide and legal* 。此外，亦如 Lord Wright 所說的，所選擇之準據法若違背了法院地之公序良俗或公共政策當然亦不會被尊重，此乃世界各國都相同的道理，但何謂「公共政策」亦是同樣地令人不可捉摸⁵⁹ 。

4、準據法之適用範圍

在傳統判例法原則下，信託之實質效力、解釋所適用之準據法原則與信託之管理事項所適用之準據法原則，容有差異；然而，在信託法律適用領域內，存在一項重要之原則，亦即，應盡可能將信託視為一個整體，從而在信託架構下的所有財產均應適用同一準據法，此一政策、原則，並不因信託財產同時包括動產與不動產而有不同⁶⁰。在 *Re Fitzgerald*⁶¹ 一案，上訴法院判認一個住所設於蘇格蘭境內之女士在與住所設於英格蘭之男士結婚前，依蘇格蘭法律形式所做成之婚姻財產規劃（Marriage Settlement），應以蘇格蘭法為準據法。該財產規劃中，大多數信託財產（總數約 13200 英鎊）係由投資於具有不動產性質⁶²之蘇格蘭法下之附土地擔保債券（Scottish heritable bond）所組成，在本案所有之規劃內容中，唯一之動產是一筆總額僅有 500 英鎊之

⁵⁹ 關於規避法律問題，詳參陳隆修，國際私法契約評論，五南，1986 年 2 月，頁 28-29。

⁶⁰ Dicey & Morris, *supra* note 21, at 1091.

⁶¹ *Supra* note 29.

⁶² Black's Law Dictionary 170 (7th ed., 1999). (“heritable bond” [Scots law] means “A bond secured by land.”)

現款。承審法院認蘇格蘭法應為本案之準據法之其中一項因素在於：「很難說行為地法，亦即蘇格蘭法不應適用於 13200 英鎊之不動產規劃部分，又原屬於該蘇格蘭女士所有之 500 英鎊交付予受託人做為投資之用，對本院而言，實無堅強理由可以認為就該 500 英鎊部分，委託人有意使其適用與大多數財產範圍所應適用之準據法以外之不同準據法」⁶³。反之，倘若本案相當於 13200 英鎊部分的多數財產是屬於動產性質，而信託財產中僅有價值 500 英鎊之海邊度假別墅位於英格蘭境內，則相同的法律推演理論將導出下列結論，位於英格蘭境內之度假別墅應與大多數的動產適用相同之準據法，亦即蘇格蘭法。

為呼應信託應盡可能被視為一個整體之政策，海牙信託公約第 8 條⁶⁴規定：「依第 6 條、第 7 條規定所選出之準據法，其規範範圍包括信託之實質效力、解釋及信託之管理事項。該準據法特別應適用於：(a)受託人之指定、辭職或解任，擔任受託人之資格，及受託人職務之移交；(b)受託人相互間之權利與義務；(c)受託人將其義務之履行或權力之行使，全部或一部委託他人之權利；(d)受託人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在信託財產上設定擔保利益或購置新資產之權利；(e)受託人投資之權利；(f)對信託存續期間以及累積信託收益之權利的限制；(g)包括受託人對受益人個人責任在內之受託人和受益人間權利義務關係；(h)信託之變更與終止；(i)信託財產之分配；(j)受託人報告管理情形之義務。」

在 1987 年信託承認法制定前之普通法判例法則是，信託準據法所適用之範圍，主要係規範信託關係中有關信託之有效性

⁶³ Re Fitzgerald, *supra* note 29, at 588.

⁶⁴ Article 8, 1st paragraph, Hague Trusts Convention, *supra* note 2; Article 8, 1st paragraph, Recognition of Trusts Act 1987, *supra* note 4.

⁶⁵、解釋⁶⁶及其實質效力⁶⁷，例如受益人可否轉讓其信託利益以及受益人之信託利益可否被其債權人追償等。明顯的差異在於信託之管理事項的法律適用規則；析言之，有關管理事項，傳統判例法則固然多從信託之管理地法，但並非必然應將信託之實質效力與管理事項之準據法規則區分以觀，較為中肯之解讀是要避免採行硬性二分法的法律適用模式。信託承認法呼應海牙信託公約支持涉外信託關係適用統一準據法之政策，但同樣承認分割適用的合法性與可能性；海牙信託公約第9條規定：適用本章時，關於信託之某一可分割事項，特別是管理事項，得適用不同之準據法，此一規定信託承認法第9條亦納入規範。據此，委託人針對不同爭議事項、不同信託財產型態選定不同之準據法，其法律效力亦應獲得尊重。

肆、結語

英國為信託制度發源的國度，也是信託運用最成熟的地區之一；英國傳統信託法制雖有衡平法與普通法區隔的歷史背景，但現代化的信託法制，在普通法院早已取得共識。

跨國信託法制，在傳統上與一般英國內國信託法制相同，均以判例法為基礎，在英國加入海牙信託公約並於1987年制定信

⁶⁵ Lindsay v. Miller [1949] V.L.R. 13; Augustus v. Permanent Trustee Co. (Canberra) Ltd. (1971) 124 C.L.R. 245. 比較法觀察上，海牙信託公約（信託承認法）第8(2)(f)條亦有相同之規範內涵。

⁶⁶ Perpetual Executors and Truste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Ltd. v. Roberts [1970] V.R. 732. 比較法觀察上，海牙信託公約（信託承認法）第8(1)條亦有相同規範內容。

⁶⁷ Re Fitzgerald, *supra* note 29; Trustees Executors and Agency Co. Ltd. v. Margottini [1960] V.R. 415. 比較法觀察上，海牙信託公約（信託承認法）第8(1)條亦有相同規範內容。

託承認法前，跨國（法域）信託法律衝突之法律適用原則，均受判例法規範；在英國簽署海牙信託公約並制定信託承認法之後，跨國間信託法律衝突，大致依循海牙信託公約所規範之架構；法律適用之原理原則，以當事人意思自主原則為基礎，並輔以最密切牽連原則做為補充；在海牙信託公約（信託承認法）不適用之範圍，英國傳統判例法則仍然具有法規範效力。但可確認者，無論傳統判例法或海牙信託公約之規範，尊重委託人創設信託之正當合法意願，均為法律適用之最高指導原則，此一點實足堪我國往後制定、適用、解釋法律之重要依循標準。

參考文獻

一、中、日文資料

1. 司法院與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合譯（劉鐵錚教授負責），美國法律整編—國際私法，司法院印行，1986年4月。
2. 四宮和夫，信託法，有斐閣，平成6年8月30日新版三刷。
3. 海原文雄，英米信託法概論，有信堂，1998年3月5日。
4. 許兆慶，海牙信託公約簡析，財產法暨經濟法，創刊號，2005年3月，頁95以下。
5. 許兆慶，海牙信託公約之法律適用法則，財產法暨經濟法，第3期，2005年9月，頁117以下。
6. 陳隆修，國際私法契約評論，五南，1986年2月。
7. 謝哲勝，財產法專題研究（三），作者自版（元照經銷），2002年3月。

二、外文資料

1. A.L.I., 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2003).
2. Black's Law Dictionary 1161 (7th ed., 1999).
3.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44/2001 of 22 December 2000 on Jurisdiction and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O.J, 2001, L12/01.
4. Cretton, George L., Trusts without Equity, 49 INT'L & COMP. L. Q. 599 (2000).
5. Dicey & Morris, The Conflict Of Laws (9th ed., 1975).
6. Dicey & Morris, The Conflict Of Laws 674 (10th ed., 1980).
7. Dicey & Morris, The Conflict Of Laws (12th ed., 1993).
8. Dicey & Morris, The Conflict Of Laws (13th ed., 2000).
9. Harris, Jonathan, The Hague Trusts Convention – Scope, Application And Preliminary Issues (2002).
10. K.G.C. Reid, National Report of Scotland, in Principles OF European Trust Law 67 (David Hayton et al. eds., 1999).

-
11. Layman, Brian, Perpetual Dynasty Trust: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Tools in the Estate Planner's Arsenal, 32 Akron L. Rev. 747 (1999).
 12. Parker & Mellows, The Modern Law Of Trusts (8th ed. by A.J. OAKLEY, 2003).
 13. Permanent Bureau of Hague Conference 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Acts and Documents of the Fourteenth Session, Book I - Miscellaneous Matters (1980).
 14. Permanent Bureau of Hague Conference 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Proceedings Of The Fifteen Session, Tome II, Trusts – Applicable Law And Recognition (1985).

三、網路資料

1. http://www.hmso.gov.uk/si/si1987/Uksi_19871177_en_1.htm
2. http://www.hmso.gov.uk/si/si1989/Uksi_19890673_en_1.htm
3. http://hcch.e-vision.nl/index_en.php?act=conventions.status&cid=59
4. http://hcch.e-vision.nl/index_en.php?act=conventions.text&cid=59